

神在羅姆人中間的宣教

Melody J. Wachsmuth 著 金繼宇譯



請聽神的故事

1960年代，一位羅馬尼亞的玻璃商人從蒂米什瓦拉(Timișoara)到500公里外一個有1萬名羅姆居民的鄉村，他此去並非只為售賣玻璃窗，而是感到神差他去傳福音；可是，沒想到他這個順服的行動，在以後數十年間像漣漪般散開，為該村帶來完全不同的改變。在1980年代後期，幾乎全村人都信了主，也因為要榮耀神而改變了做生意的方式。隨後的二十年間，一些家庭因為經濟的緣故離開鄉村，搬到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德國、法國、西班牙及英國，在那些地方建立了教會。¹

在1980年代的保加利亞，一個7歲的羅姆女孩想認識神，後來開始在所住的地區參加一個大多數是兒童的聖經班。這些孩子們用方言禱告，有異夢和異象。雖然她的家庭生活並不愉快，但她一直有一個異象，就是父母也參與教會。後來，她的母親相信了耶穌，父親終於也在1995年信了主。2006年，他們在最貧窮的鄰居幫助下建立了一個教會，神曾告訴他們，這個教會是為被社會排斥的人而設的。現在，這個教會是保加利亞約800個教會中的一個。²

你可能從沒有聽過這些故事，而它們都只是數以百計神工作的二、三事。事實上，任何聽到有關歐洲1,000萬至1,200萬羅姆人的故事，也許只是一些典型化的負面故事，把他們描寫成犯罪的受害者或加害者。這些形象與故事大都來自媒體、政府與社會的偏見——也因羅姆人與非羅姆人之間疏離而形成。

這些偏見並不像神在歐洲各地羅姆人社區所寫的故事那樣。事實上，神已在這些社區中活躍地工作了數十年，祂的靈也繼續在作工，透過異象和異夢對人說話，也在神奇的醫治中顯現，呼召羅姆領袖服侍他們的同胞。

一對阿爾巴尼亞夫婦得到神的指引，到鄉郊一個有150家羅姆人的小村莊傳福音。後來，一個羅姆人男子看見了異象：當一位牧者為他禱告時，他看見自己徘徊在黑暗之中，然後被帶入光明。不久後，他有了服侍人的負擔。2013年，他被送進地拉那(Tirana)的聖經學院。可是，第一年他念得非常辛苦，多次想休學返回鄉間，因為他連高中課程也未能完成。但因為得到大家的鼓勵，自己也感到耶穌的同在，最終都能夠畢業，而且他服侍同胞的心比從前更強。³

宣教的運動

這數十年間，羅姆人教會不斷的增長，而且開枝散葉。在1950年代，在法國開始一個「吉普賽人覺醒」(Gypsy Awakening)的運動，在Clément Le Cossec的帶領下，羅姆領袖們受到栽培，並被差出作宣教士，所以這運動在50年間遍佈50個國家。⁴在東歐的保加利亞，一個羅姆人浸信教會於1930年代成立，而1940至50年代，五旬宗開始在羅姆人中間拓展。⁵1989年共產主義倒台後，基督教在羅姆人社區迅速擴展，現已有數以百計的教會了。⁶在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初期，在塞爾維亞的萊斯科瓦茨(Leskovac)開始的復興，帶動了整個塞爾維亞的植堂運動。

在1950年代的烏克蘭，一個羅姆人男子到一個安息日教會討吃，後來成為了信徒，每個星期都到教堂去，也有許多羅姆人跟隨信了主。可是，他們都在不可吃豬肉的規條下掙扎，私下偷吃。有一天，他買豬肉的時候被人看見，教會因此禁止羅姆人參加，他們遂開始了一個家庭聚會。1970年代後期，一些五旬宗的人來到，與他們聯繫，開始在各鄉村裏講道。後來，在整個喀爾巴阡山(Transcarpathian)地區開始一個大覺醒，許多人歸信基督。現在當地有不少五旬宗、靈恩派和浸信會的教會。⁷

這一運動的發展並不均勻，它是由多個不同速度的運動合成。五旬宗與靈恩派的發展最快，在法

國與西班牙等地，羅姆基督徒人數有十多萬。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與斯洛伐克有數千到數萬，但在東南歐的大多數國家中，運動較新，教會較小。由於有不少從東歐流向西歐的工作移民，來自中歐與東歐(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與斯洛伐克)的教會開始在西歐的意大利、英國、德國與法國等地建立新的教會。

整全變化的挑戰

這個故事部分涉及羅姆人領袖與社群所面臨的一些巨大挑戰：持續的貧窮、整全服侍的需要、教育的缺乏、新領袖的裝備、羅姆人社區中的伊斯蘭、主流文化與羅姆人社區之間的負面關係，不同教會與運動之間缺少合一。

但也有一些機構與教會正在處理這些挑戰，例如Community Health Evangelism (CHE) 正從一個整全社區的角度在處理更新變化，近來在東歐各地散開；國際運動如Gypsies and Travellers International Evangelical Fellowship (GATIEF)，一直在培訓羅姆人領袖與宣教士；機構方面，如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Project Ruth，也為兒童提供教育及為成人提供就業培訓。

面對隔離及缺乏資訊的問題，最近興起了一個草根運動。2014年，華人宣教機構大使命中心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召開了一個歐洲羅姆人福音會議。透過會議，很多羅姆人領袖得以認知彼此聯繫與鼓勵的價值，他們也看到了建立網絡、聯繫與研究，有利於向分佈全歐洲的羅姆人分享福音及轉化羅姆人社區，因而開始了羅姆網絡(Roma Networks)的事工。羅姆網絡正在研究、築橋，鼓勵合一，並籌備在2016年月21-24日於匈牙利Békés舉行的「第二屆歐洲羅姆人會議」，主題是「共建神國」。

從羅姆到萬民

基督教在羅姆人中的擴展，並非只為了羅姆人，神或要使用羅姆人幫助基督徒在歐洲重新得力。許多羅姆人領袖都有這個異象，正如克羅地亞

一個小教會的Dena Nikolić說：「我希望這教會是屬於萬民的，不單單只是羅姆人的。」羅姆人基督徒是全球教會的重要部分，當神繼續寫這個獨特的故事時，我們對神在普世宣教上的認識都會得著鼓勵與挑戰。

註釋

1. 故事來自羅馬尼亞Bucharest的Puiu Onriu (2015)。
2. 故事來自保加利亞Kyustendil的Danijela Mincheva (2015)。
3. 故事來自阿爾巴尼亞Morove的Andreas Avdiu (2015)。
4. Laurent, Régis的文章“On the Genesis of Gypsy Pentecostalism in Brittany” (2014)刊於由Thurfjell, David and Adrian Marsh 所編的*Romani Pentecostalism: Gypsies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Frankfurt: Peter Lang)。
5. Slavkova, Magdalena的文章“Prestig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st Pentecostal Gypsies in Bulgaria” (2014)刊Thurfjell, David and Adrian Marsh 所編*Romani Pentecostalism: Gypsies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Frankfurt: Peter Lang)。

6. Gog, Sorin的文章“Post-Socialist Religious Pluralism: How do Religious Conversions of Roma Fit into the Wider Landscape? From Global to Local Perspectives” (2009)刊A. Boscoboinik, F. Ruegg 所編*Transitions: Nouvelles identites rom en Europe centrale & orientale Universite libre de Bruxelles*.
7. 故事來自 Sergej Latkso的父親，他自稱是烏克蘭第一批五旬宗信徒的中一個(2015)。Sergej 現正嘗試聯合不同宗派的羅姆人教會。

(作者居於克羅地亞。從2011年開始，她從東歐羅姆人社區中收集與研究口傳歷史。若想多認識羅姆網絡和捐助這運動，幫助羅姆人領袖，請到網頁www.romanetworks.com 瀏覽)